



晉書五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
 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
 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
 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
 昌卜年之基惟永遠王赧即世一作位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
 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
 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為匹
 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一作祏孤危內無
 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
 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

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壘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蒞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

君臣尚此巨君

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克靜亂復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

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徒分茅社遺一作實

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

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

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財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

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一作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

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利未加而害

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基乘輿

幽繫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

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

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

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

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

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

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

東海之徒家國俱亾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

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

總為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兼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為散

存重於作

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
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
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
騎司馬增叅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
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
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罔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
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
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
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
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
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
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

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
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
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
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
鋒車阜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
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
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
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
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羨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畱亮委以後事
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
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
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

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
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沖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
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
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
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
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
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
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
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
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
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
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

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
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
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
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彘宗熙粹字茂弘早
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
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
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
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石越征汲
桑表畱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
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

按惠化亮瑋
三死及瑋進
爵俱在元康
元年又瑋瑋
其死即亮死
明也

與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
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
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
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為
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義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義時年
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
誅進爵為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
初拜侍中以長沙王又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義封為撫軍將
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領後軍將軍復以邾蕪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
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

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
位侍中太保以義屬尊元會特為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
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
即位以義宗室元者十作老特為之拜義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
義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義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
義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
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義詣峻稱述其勳峻大
悅矯詔復義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竝伏誅國除
咸康初復其屬籍以義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
增邑五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與兄義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
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

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竝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旣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

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宜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尅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

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禦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

驛云此則賈后固有意殺瑋耳何所云不察耶

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氏羗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

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旣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飲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等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

馬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叅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領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詔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

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旣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重詔然後受之加荇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詔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櫺

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達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達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秀淺薄鄙陋馥虔闇狠彊戾詡愚嚚輕詆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母喪未葬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興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卽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李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李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苒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

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
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
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
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
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
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
麾蓋孫秀旣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往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
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
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自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
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
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
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癩

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
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叅佐及郡守秀
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
開府潛與琴牋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
可一時誅之琴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
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
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
李巖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
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堯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
千人自成臯關出名東平王懋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
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
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

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復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楊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穎，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穎上，夜臨穎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尙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穎，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復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尙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一作畏懼，自崇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旣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

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惔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羣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羣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尙書表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羣馥虔詔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卽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

游擊將軍罔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
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
寵安之罔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
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罔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
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
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
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
猶豫未決叅軍王邃斬之送首于罔罔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閻和
張泓孫輔出堦坂與罔交戰罔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
衆於黃橋罔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罔誅
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
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
輔魏故事罔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大築第館北取
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
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
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
領軍封葛旗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
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罔府
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
主簿王豹屢有箴規罔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
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卽收殺之罔驕恣日甚終無悛
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
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
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

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
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
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
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
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
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
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
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
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
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
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
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尙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
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
王命方嶽於羣后燿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
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
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
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
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賴
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
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
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
恩偏蒙識養雖復蹙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
身戮義讓功舉追就鐵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
翊軍校尉李合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罔因導以

利謀顯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雖唱義有與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眾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惛惛擁停詔可葛燠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罔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駟密至一作室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

無將罔擁疆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罔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一作久合眾望宜為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顯表既至罔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眾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中郎葛燠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切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策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

陵北山南

系紀亦與元
年封國子紹
為平年二年
封紹為王
明年改元光

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罔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
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罔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
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
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
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罔
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狗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
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罔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
敢收斂罔故掾屬荀闔等表乞殯葬許之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
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
之時又謠曰着布袒腹為齊持服俄而罔誅永興初詔以罔輕陷
重刑前勳不宜埋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
罔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册罔曰咨故大司馬齊王罔王

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
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大濟頽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
先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
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
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
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
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
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罔唱
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沒
于劉聰罔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
攸罔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
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為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

元帝
詔准

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鄭方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罔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罔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與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罔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又

長沙厲王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又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又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憐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旣誅又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又殺之進軍爲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又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罔漸專權常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

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罔，傳檄以又爲內主，罔遣其將董艾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幟，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罔相攻，起火燒罔府，連戰三日，罔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顥本以又弱罔，冀又爲罔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旣而又殺罔，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又，又並誅之。顥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逆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眾，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卽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

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
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
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從
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
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
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効死、
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尅欲還長安、而東海王
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
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
思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
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
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
遂誅、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
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
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
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執
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
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
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
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
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
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

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佐。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旣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旣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亾者有八千餘人，旣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况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

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畱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畱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又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炎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顒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元本無穎字爲皇元本無皇字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遼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叅

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
陰軫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
衆奄出一作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
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
置百官殺生自已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瀛公
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
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
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
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
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顥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
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潘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
翕然顥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
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
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
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盧
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潘
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
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祕不發喪僞令人
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
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
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
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縊之時年
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

公云可細
瑣令人

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爲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叅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

顥，顥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顥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顥，顥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遠等追方軍，颺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顥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叅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憾，遂奔顥，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顥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冏，及冏敗，顥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又。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顥陰謀，具以告又。又乃誅含等。顥聞含死，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

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顓爲大宰大都督雍州牧顓廢皇太子單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伐穎顓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顓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顓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顓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

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表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顓令送帝還都與顓分陝而居顓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顓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顓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旣盛破刁默以入關顓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顓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顓於南山顓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顓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廩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

等起義討顓，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顓，至鄭，顓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顓保城而巳。永嘉初，詔書以顓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容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顓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

東海王越

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

又，又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又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又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顓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二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顓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萬進，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

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
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
懷帝卽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越之姑子也與其
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
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
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
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畱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
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劬討汲
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
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兗州牧督
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城越恐清河王
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
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
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
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暉薄盛等部衆萬
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
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
望旣渡河甄退李暉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
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
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
領司徒越旣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
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
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
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

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
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
懷帝卽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舅越之姑子也與其
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
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
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
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畱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
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劬討汲
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
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兖州牧督
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城越恐清河王
暉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
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
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
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
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
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
望旣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
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
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兖州牧
領司徒越旣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
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
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
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

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心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巴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畱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必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縣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暉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賊李暉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

王立貞云即
延陵季子魂
氣在之之意

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奔繼之哀帝徙奔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冲為曾孫為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覺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一作飾哀禮備重葬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

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目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邁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棺壘揚燹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慄慄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

間共圖進取而顛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
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鑿駕北巡異乎有征無
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
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
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
一作顛覆數十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
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
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
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
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譏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連禍遞遷非
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逾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玄謨
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愆功虧一簣奄罹殘賊章
度勤王効立名揚合從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為亂亡元超
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西戎校尉

倫信別佞入孫秀與系軍軍更相表奏朝
且不撓而名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羞不從倫秀譜之

任李合之祖詒杖張方之使武關張元

其不義之

原

晉書五十九列傳二十九終

晉書六十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名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

氏

氏

解系下拜荀勗

此回奏已載
張華傳
中宜宜

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鱗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冤首倫秀旣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

前賈九妻
李氏亦坐徙

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械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轉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畱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卽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恃婦妬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度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羗轉東羗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將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旣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

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鷹門太守秀博辨有文木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大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卽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又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又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彌違之奇也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關中顥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顥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顥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顥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顥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

顓令奉帝還洛約與顓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顓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顓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顓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顓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顓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顓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顓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顓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卽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爲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歔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爲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卽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旣而與播及帝舅王延一作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叅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

爲參軍罔誅長沙王乂又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顥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顥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乂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之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乂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闕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顥軍遂進乂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齋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顥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顥顥捕得商殺之又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顥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隆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顥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強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

知云祥甚
了確

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
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
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
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
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
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
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
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
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
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
時長沙王又以河間王顥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
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於長
安輔遂將兵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
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
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
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
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
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
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
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
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
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
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
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

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逖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傳祇以名義貶含中丞傳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一作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貴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

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勳之殂過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卽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尙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踧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勅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與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郎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顥誅夏侯爽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顥聞王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遠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

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叅齊王冏軍事而夏侯爽兄在冏府稱爽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驥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驥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顥矯稱受密詔顥卽夜見之乃說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旣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顥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又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又冏使權歸於顥含因得肆其宿志旣長沙勝齊顥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顥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顥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慈黨顥請召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又乃殺含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顥累遷兼鎮武將軍永寧中顥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冏被長沙王又所殺顥及成都王穎復表討又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又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遯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又旣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

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又送于金鄴城方使郅輔取又
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顥加
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顥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
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暉夜襲巳願巳願等奔方乃入洛陽暉於
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
鄴還洛方遣息熙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
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
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
洛旣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畱意議欲西遷
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
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
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
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棧方奉帝至
弘農顥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不可帝至長安以方
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
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距虓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
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顥聞
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
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顥參軍畢垣
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顥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
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
之顥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
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
不然必不免禍輔旣入顥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顥曰

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顓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顓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顓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洵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叅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蒼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叅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顓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叅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討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暉等見殺唯顓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

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氏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翹索紘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敦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雁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遊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

有少羽之
臺姬美

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獻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
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
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
形欬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矜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
水空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距于
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
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
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後飛颺相奔趨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
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
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爲藝之彥役心精微耽
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
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
漫忽班班而成童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
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
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
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繼瑒聿絳皆舉秀才聿安昌鄉
侯卒少子絳最知名

絳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絳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
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
壯之俄轉太宰叅軍除好時令入爲黃門侍郎出叅征西軍事轉
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爲王浚所破帝
遂播越河間王顥使張方及絳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
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琳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
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

輔除琳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琳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
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琳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
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翹允等糾合義衆
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琳手擒賊帥
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帝琳遷侍中太
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
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
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自辟宣力得從藩衛
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自揆傳弼朕躬其授
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
琳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
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石元爲世子賜子

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琳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
將趙染染仗其累其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琳戰大敗之染
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
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
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
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翹允欲挾天子趣保
琳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稻
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

麟云快律

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琳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
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
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着取陵中物不能減
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

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琳與趙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趙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于曜琳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剋也若許琳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琳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琳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願爲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爲兄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尅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疋敗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疋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之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三閭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

濶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
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
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狁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
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絺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
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罹非
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

賴羣公鼎圖福始絺遂凶終

晉書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 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
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
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
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
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
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
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
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崩之勢見矣
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

西川中興
氏肅

濶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
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
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獷狁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
及豈愍皇地非奧主將絺允材謝輔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
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叅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罹非
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

羣公鼎圖福始絺遂凶終

晉書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晉書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 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
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
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
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
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
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憚說浚曰
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
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崩之勢見矣
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

周浚

其謀便使白渾。渾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尅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鄱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渾賤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旣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賤，卽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旣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顓、嵩、謨，顓嗣爵，別有傳。

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
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
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
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
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
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
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快快不悅臨發與
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褻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
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
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
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疑以扇和減罪
除名時頡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
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
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
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諛是以君臣並隆功
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
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
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助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
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爲國蠹者
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籍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
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
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

元本亦作范

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勤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

元本功作勤

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嶼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眾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

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慮實上為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顓而使

同收於死

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顓橫遇禍意恒憤憤嘗眾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顓昔蒙先帝顧盼之施特垂表

啓以叅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並與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
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持隆加以鄙族結
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
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顛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
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
聖聰神武故能推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
不遺取顛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
卞壺庾亮並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
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况顛忠以衛主身
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
言不知顛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
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
重表然後追贈顛官謨歷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
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
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
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遷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
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
王穎以馥守河南尹一作陳軫上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
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
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
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
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

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峭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之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頡馥不肯行而令頡率兵先進頡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頡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

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
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
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
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
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
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
時人稱爲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慕不求榮利潛心道
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
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
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
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
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鑿深器之
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今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
叅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
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又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
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
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
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
單車一作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
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

蘇章張鎮用

人君子猶已

可貸固也向

不貸心宜則

情於是乎

在苟不能死

而法而必加

盡六自劫也

私而能命

於上焉夫猶

愈乎爾也

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

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

護一作都督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

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

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

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且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

晞復其讐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

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

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

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

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

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叅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

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眾五

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

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起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翰公威震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

千四百

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
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請征鎮州
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
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
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
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
尅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疑白事李暉陳
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
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
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
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
本朝雖蹈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
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
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
疑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
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疑追至東
山部衆皆降疑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
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
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
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已尚書何綬中書令
繆播太僕繆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
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
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圯隔方貢車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
有約滄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

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與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
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
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
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嶠自奉明詔三
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卽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
郎劉權齋詔敕浚與臣共剋大舉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
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
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
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
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
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賢害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
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爲公

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
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怛自頃宰臣
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
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歆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
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
祇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初越
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臯問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
大構疑一作嫌際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
楊瑁爲兖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
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
大都督督青徐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
如故晞以京邑荒饑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

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群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輦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輦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典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巖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兖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

賢云此輩
歌佐魏滅
傳之報

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
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
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
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一作陽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敎命
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
眾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于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
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
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
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通也
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
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
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
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心
常快快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內應潛軍襲軼軼眾潰奔于安
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
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
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眾侯傳襲歷三代祖廙
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為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伐
吳之後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
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眾男累
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
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

所逼忘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
加敬於紹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
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
遷御史中丞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
奏劾艾罪覺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
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
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
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
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
惡河間王顥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
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
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
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
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
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賤曰適承范
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
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
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
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旣均
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
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
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
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

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鈞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且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

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顥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爲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爲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馮云讀易
禮少難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左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又始安太守又子成丹楊尹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謀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袵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太蕪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沱軼既尊主馥亦勤
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爲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威名克舉
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晉書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終

晉書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
才爲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
儁朗之日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
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
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
人事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
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
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
倫子恭卽琨姊婿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恭爲皇

事疑
作士

太子琨爲參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
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
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
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
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
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
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
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
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
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
安以勲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
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
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卽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
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
棄死亡委卮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
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
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
耕牛旣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
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
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
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
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
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

不之恃須是規模宏遠其可觀也

晉書云嚴延年
母
龍驤化心雁
淳

化心雁

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暮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屯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希合眾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為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勉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為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

徐潤
音律

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獻質彌光升區宇於旣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恩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甚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殫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柏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入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縝總齊六軍勦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峭函無

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舍
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
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幽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
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
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
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
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
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伺間隙
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
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
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怔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
馳寇庭秋穀旣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
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
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
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
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
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
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
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平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
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
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
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
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
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一作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

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
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
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造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
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
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荅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
猥當隆極此孤之至一作志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弈世之寵極人臣
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
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
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喟血載書檄諸方
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
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
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
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
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
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巡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
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
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齊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
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一本多而字忘義也匹磾雅重
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
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
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
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
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
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

現附賈誼書
偽倫安得為
百鍊剛耶

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
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
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
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
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一作車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
剛化為繞指柔現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
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現心重以詩贈之
乃謂現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現既忠於晉室素有
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現所署
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
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
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匹磾又懼眾反已遂稱有詔收
現初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
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
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為國討
石勒不舉現哀三年現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現曰臣
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
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在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
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勦力皇家義誠彌厲躬
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
之勲琨實為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

漢書翟方進傳遲頓不及事古鈍字皆作頓

晉川荒置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士鳩集傷夷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朴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沈辱而不墮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志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

似當作頓朴古與鈍通用

以章緩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眾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

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闖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躑躅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躑躅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與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愍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

原第云續
乘月中夜向
既數字由夫
清唱吹和
對味一脈後
寒人多少則
塞水子

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
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
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
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在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
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
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
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
諶等率餘眾奉羣依末波温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
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
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
成帝詔徵羣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
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為中書令至冉閔敗
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
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緯北地傅暢及羣
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
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
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萑萑與秀不協復以
輿為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
虓之舉兵也以輿為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虓於許昌
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
郡縣合聚兵眾輿兄弟昔因趙王婚禮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

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苟晞爲兖州
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
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
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
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
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旣鎮鄴以輿爲征虜將
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及
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
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旣見越
應機辯畫越傾膝非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越旣總錄以輿爲上佐
賓客滿筵文案盈機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
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欵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

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
延等皆輿論一作謀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娉之未及
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
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爲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
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諡曰貞子

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闕襲爵太傅東
海王越引爲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爲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
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
將兖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爲石勒所攻
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爲石季龍所圍求救
於邵續段鸞鸞騎救之季龍走隨鸞屯厭次被害弟胤爲琨引一作領

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為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
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為季龍
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
將軍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為季龍侍中隨啟歸國拜
驍騎將軍

祖述

兄納

士稚之才
十倍越石

祖述字士稚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
上谷太守述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述性豁蕩
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
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親族以是重
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述有贊世才具嘗
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

道從地
理志校
元本亦
說遵

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
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述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
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辟齊
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
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
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
就東海王越以述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
亂述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
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述為行主
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述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述遇之如子
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述撫慰問之曰比復南

行主

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干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募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相宣領兵助逖。逖旣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

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爲疲極而息于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一本多桃字豹宵遯。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

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陳。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心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醢。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琅一作瑒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

騷云可招和
人之度亦係

周方傳有善相者陳訓

奉常云詳時人之誠以王平北用二婢換得一女故先祿戲笑以此如稱祖考乃及不入于排調

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閔率眾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眾約別有傳

逃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為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一作商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況國史明

能之古坡
真研真手
不壞之流
幸此

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
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
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
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
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叅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
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
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
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
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
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
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旣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
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
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
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
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
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旦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
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
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
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
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
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閭雜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
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

后流亡遞縈居莛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
跡弛易情各運竒木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
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
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
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圜痛哉士稚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微功踣躡汾晉契闊獯
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風懷竒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
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恥奚雪

晉書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終

晉書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
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
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
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爲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
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
以續子乂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旣破浚遣乂還招
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爲督護旣而段匹磾在蘇
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
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

魏川屯鳳閣
氏書

魏川屯鳳閣
氏書

必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鸞救續文鸞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鸞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鸞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鸞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疑丞相侵掠疑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鸞屯濟南黃巾因以逼疑疑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

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勲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卽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

驛云河獨乃
如勤恤忠
此更自難

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况囚
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太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
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
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
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
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旣爲勒所
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
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
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
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鴟
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齒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
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爲
牙門伐氏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
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
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
爲塲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
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
堰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
時大饑賊帥侯都等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
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
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
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
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
疫癘矩垂心無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擄掠矩遣
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
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
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
不敢進會劉琨遣叅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
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
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賊
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
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
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

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
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
產祠曰君咎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
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
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旣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
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
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
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
示固固卽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
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
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

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侯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旣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安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塢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忿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

於劉曜遣叅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疑西賓猗盧矩如牛肉，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晉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說矩降。曜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遣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為石生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眾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援一作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眾南走。將歸朝廷，眾皆道亡。惟郭誦及叅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騫鞞、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鸞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鸞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

東郡魏郡
作徒何鮮
卑出於盧
末此末郡
於此是

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鸞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旣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復一作自薊奔喪至於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鸞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鸞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鸞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鸞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鸞罵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禦折執刃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鸞文鸞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

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擯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鴆亦遇鴆一多而字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爲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爲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在入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爲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儁卽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浚族子說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爲雍州小史河間王顥敗亂之後一作以爲武威將軍後爲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一作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

賓疑作擯

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于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槃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塲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塲塲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卽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

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旣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魯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

紀咸初元年
劉曜將黃
秀冠都起
後卷第百

率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入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羅焉羅畢設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于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之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忿戰敗矩轉感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叅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

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爲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爲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邲鑿議於曲阿北大業壘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一作賢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卽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叅佐張滿等輕默俛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

一器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
煥所殺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
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
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
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旣懷恨便率其徒侯旦門開襲胤
胤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
內寢胤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取出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
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并金寶還
船初云下都俄而還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
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
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于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
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日率
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
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
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
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卽斬于
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
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
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
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篑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
拔迹危亡叅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
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
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

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礪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終

西川中鳳閣
氏蘭向開甫

晉書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西川中鳳閣
氏蘭向開甫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瑋乂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且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卽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旣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業

嗣懷帝崩籙入篡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沖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旣有篡一作逆志允陰知之稱疾

元本亦
託篡

殤疑作
沖疑
祗

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苛材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騎虞幡以解鬪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雀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旣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罔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愾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誅禮追贈司徒罔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二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

除

清河康王暹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暹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暹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暹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冲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

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脇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欬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没端東奔

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傳祇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又成都王穎之相攻也又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末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卽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鞏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鞏卽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賴川庾憚爲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卽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卽尊位徙奕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旣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卽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卽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璉散騎常侍璉以梁王隨晞晞旣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

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
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
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剋已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
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璿遵以遵嗣追
贈綜給事中璿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璿各復其官璿
還繼梁國

梁王璿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穌
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
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
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
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裕
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馮云憤性
奇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
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問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
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
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
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
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策朝廷稱受密詔使
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
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
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
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
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

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旣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

風靡草京邑翼翼共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鬘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旣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僿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甗以壺甗爲差則柩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旣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廡祖而行及墓卽窆葬之日卽

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卽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記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卽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卽位嘗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幸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

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

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且爽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姑一作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侮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

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誠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剋獎

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表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潛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叅軍牙爲道子開東策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債累億又道子旣爲皇太妃所愛親

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
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與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
協輔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
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屬類傾軋亂時穀
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
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
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
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
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
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
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
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
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
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
競荊州太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雍仲堪仙民特有言詠
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卽
王珣甯卽王恭仙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
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
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
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
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
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
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
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已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

父子奪爵

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權植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

父子相傾

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

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為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戕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夫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居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

第下

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因條支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為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

當重一督字

是公私置之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于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柙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羣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醜殺之時年二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綱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

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未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追諡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修之復爲嗣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晉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大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

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
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
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華一作華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
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沈淪於
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
賢任惟元輔耽荒翹葉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
始則彞倫攸斃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卯之年受棟梁之寄專
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林抗姦克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
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彊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
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旣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
弘多實此之由矣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內
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晉書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恬 洽 協 劭 蒼 洽 子 珣 珉 劭 子 謐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
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
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閣祭
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
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
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
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
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
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

晉書卷六十五
王導傳

晉書卷六十五
王導傳

月上帝親觀襍乘肩輦其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管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

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廢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楊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疏曰管魏武達政之主也苟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愨帝卽位

王忠貞云數
有七情仰
有教

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栢葵初過江見
朝廷徵隸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
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
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
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
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
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
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
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
禮洽通彛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
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

河東
能校

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
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
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
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
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浮
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
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
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
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
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
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
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

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
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
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饗餐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綏
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
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
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
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
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
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
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鑿旣而鑿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
天誅臣劄議征討舉羊鑿鑿聞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

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
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
置**史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季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
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
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
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
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
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
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
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
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
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

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諡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諡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諡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衰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元

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

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
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
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
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
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
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
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
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
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
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觀深遠勲格四海翼亮
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
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

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
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
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
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
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
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册
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
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
旦仰思唐虞登庸雋乂申命群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
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
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
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

陳云冲懷可
抱。瑞云可
初。以靜

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
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
轅轡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
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
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
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
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
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
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
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睞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
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
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祔之禮

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輳車黃屋左纛
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冊曰蓋高位
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
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劬逸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
悽遲務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咎我中宗肅祖之
墓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右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
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檣杙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
遼隴承風卅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
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
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
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
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

左

獻祠以太牢。竟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頽敝。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敝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劬。奮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都言詔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篋。歛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

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楊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卽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旣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棋。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諡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

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管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

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疆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

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

大手筆不可
私用王右丞
曰王右丞
拜碑於則
注之多
也

立此書甚美

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諉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冥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法僧彌珣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珣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

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珣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叅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謚為嗣

謚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謚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謚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璫劔二十人初劉裕為布衣眾未之識也惟謚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既受

出疑是固字

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
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譙少驍果輕
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
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劉裕
賤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謚既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劔二
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瓊
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劼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劬美姿容有
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温甚器之遷吏部尚書
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
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
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三子鑿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蒼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
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餽粥以飴餓者
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
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蒼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
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
將軍子厥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
假厥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厥卽墨經合衆誅殺
異已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
計厥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
寶賜歿恭罷兵符厥去職厥大怒廻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
戰于曲阿厥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
不知厥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

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

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冀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乃謚乃隤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焱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乃表祥筮水流慶赤矣門族重光斯盛

列傳第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終

魏州世昌堂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leaf.

